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Sociology in 21st Century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上卷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上卷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上卷/杨善华, 谢立中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ISBN 7-301-08221-5

I. 西… II. ①杨… ②谢… III. 社会学-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881 号

书 名: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著作责任者: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221-5/C·030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320千字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1999年,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版的时候,我们在前言中引述《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见《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一文,提到要“有系统地评介一批经典性著作,尤其是韦伯、齐美尔、帕森斯、舒茨、吉登斯、布迪厄、福柯、卢曼、埃利亚斯等人的著作”。因此,撰写一套供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使用的、评介国外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与已出版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相配套,就成为我们1999年后的任务。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本《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从既是教材,又是学术专著的撰写方针出发,这本书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一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和学生这些年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部分,从孔德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类似,本书也是以对早期西方社会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及其理论的介绍来构建内容。我们在编写前的讨论中确定了入选的原则,这就是对早期西方社会学理论有过重大影响,甚至是其理论构成了某一流派的源头,从而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人物,或者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托克维尔和齐美尔(将来有可能的话,准备再增补滕尼斯和帕累托)。

对这些人物,虽然有众多的介绍,但是这些年来,随着他们的著述更多地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来,以往大多数评介因此就显得不够全面和中肯,需要补充和完善。我们在撰写的过程中,一是力求将以往没有介绍的内容补入,二是力求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评介中提出新的见解,以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有所帮助。当然,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表述的明晰和条理性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从教材的角度考虑,本书亦注意介绍这些“社会学思想的大师”的学术渊源以及他们思想赖以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正如《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一书前言所述：西方社会学理论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创立这些理论的社会学家都是在自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生活，他们的理论离不开那块土壤，也不能不受其制约。他们正是在那样的制约下确定自己的理论目标和现实关怀的。经过这些大师的努力，社会学理论应该有的现实关怀已经变成了社会学学术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读者也可以从本书对这些大师的介绍中发现我们的现实关怀。

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本书实际上与上述编写方针和原则的要求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恳切希望读者能提出自己的宝贵批评和建议，以便在今后修订时做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的撰写分工如目录，每位作者对自己所撰写的部分自负文责，除了完成自己负责撰写的部分，作为主编，我们的任务只是组织协调整个撰写工作，审读文稿并做必要的文字上的校订。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是与北京大学教务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4年5月5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李 康(1)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与心灵的惶然:作为理念型的民主社会	(1)
第二节 从个人主义到中央集权:民主、平等与专制的亲和	(8)
第三节 在民主实践中维护自由:美国的经验	(12)
第四节 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法兰西为鉴	(16)
第五节 两个世界之间: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与理论生涯	(25)
第六节 共和、保守与浪漫:托克维尔的时代与时代精神	(36)
第七节 革命传统与升平气象: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	(47)
第二章 卡尔·马克思	谢立中(68)
第一节 早年的思想历程: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	(69)
第二节 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	(77)
第三节 马克思论现代性: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91)
第四节 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99)
第五节 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及其引发的争论	(105)
第三章 埃米尔·涂尔干	谢立中(117)
第一节 涂尔干的生平与基本理论关怀	(117)
第二节 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社会转型与失范	(122)
第三节 消除危机的处方:职业群体与职业伦理的建设	(130)
第四节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137)
第五节 自杀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144)

第六节	宗教的起源与功能	(152)
第七节	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简要评价	(158)
第四章	马克斯·韦伯	杨善华(170)
第一节	生平和学术背景	(170)
第二节	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基础	(176)
第三节	理性与现代性	(184)
第四节	政治社会学	(191)
第五节	宗教社会学	(199)
第六节	结语	(206)
第五章	格奥尔格·齐美尔	秦明瑞(215)
第一节	齐美尔的生平及主要著作	(215)
第二节	从哲学思辨到经验事实的观察:早期思想演变	(220)
第三节	货币、交换及其后果	(227)
第四节	现代生活的美学	(234)
第五节	文化理论	(240)
第六节	性别关系分析	(245)
第七节	评价和影响	(253)

第一章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李 康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与心灵的惶然： 作为理念型的民主社会

我们是正在实现一场比我们父辈曾经预见或预想的更为彻底、更为深远的社会转型……还是只不过落得个间歇发作的无政府状态，众所周知是先人们难以治愈的周期性痼疾？我无以言之，也无从知晓这场远征何时会结束；我已厌倦一次又一次将骗人的迷雾错认作停航的港岸；更时常怀疑我们已如此长久追索的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的存在，在海上无尽地漂流是否正是我们的命运！^[1]

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一个过去50年中一直处于几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的人民时，这一点尤其必要。^[2]

一、如何面对历史必然趋势

170年前，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伏案提笔，自问时代大势，回答如下：“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作出这等判断的人，是一个生活在向民主与

平等过渡的年代、追求着自由的贵族子弟。据他自述：“当我降临此世，一场漫长的革命行将终结，它已摧毁了旧有的状况，却还没创造出任何持久的东西。我出生时贵族制已告寿终正寝，而民主制尚未存现于世，因此我的本能无法不加思考地引领我趋从于任何一方……我对贵族制既不厌恨，也毫无发乎自然的嫉妒，而当它被摧毁时，我对它也没有发乎自然的着爱，因为人只会强烈地依恋有生命力的东西……除了我的理性让我做出的对民主的那些评价，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动机让我仇恨或热爱民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我是如此彻底的保持着均衡……”更简洁而意味深长的回答是：“趣味决定我热爱自由，本能和理性决定我热爱平等。”^[3]

托克维尔广为人知的誓言是：他要为全新的世界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但他的论著并没有给出确立原则或揭示运动法则的系统方法，而只是传递面对时代与变迁的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以探寻新的平等状况中自由的形式与命运。他认为当时对民主的理解十分混乱：“有些人在民主尚在成长时便急于攻击民主，视之作为一种敌对的力量；而另一些人已经对这乱世中现身的新神加以膜拜。但双方对他们仇恨或膜拜的对象的认识非常片面。”^[4]因此必须同时教导民主的热爱者和仇恨者：何谓真正的民主，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何在，民主中眼前的好处和长远的隐患是什么，而表面的缺陷与深层的进步又在哪里？

二战后被誉为托克维尔当代传人的法国社会思想家雷蒙·阿隆认为，托克维尔的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永恒的：其历史性在于它维系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的事实；其永恒性则在于使我们直面平等和自由的复杂关系。他要问：以平等为最高理想的社会能否是自由的社会，社会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可以平等地对待个性各异的个人^[5]？

托克维尔以两卷《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和《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传世。阿隆认为，《论美国的民主》首卷描绘了一个特定社会即美国社会，次卷建立了某种理念型即民主社会，并从中推出未来社会某些趋势；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用社会学观点解释了一个历史危机即法国大革命^[6]。但这种说法只限于简单的比较，并不具备严格的方法论区别。事实上，这两本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处在时势变动、宦途沉浮和思想深化过程中的托克维尔本人的心路历程。

阿隆还认为，托克维尔绝非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是在内心深处维护着自己所属的法国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念，所以才更敏感地觉出现代民主社会及其典范美国的文化贫乏。面对现代民主制度，他既不像启蒙进步论者那样满怀热情，也不像怀旧贵族那样敌视鄙夷。民主制度为大多数人谋福

利而成为正当的历史趋势,但“这种福利既不光彩夺目,又不那么崇高伟大”,在民主演进这一必然趋势的征程上,随处蕴涵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风险”^[7]。

《论美国的民主》开宗明义:“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当代人的使命在于正确引导民主、实践民主,“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8]

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论美国的民主》首卷介绍的美国政治结构“是民主国家应当建立的惟一的和最好的形式”,而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且身份平等这种社会状况似乎普遍的趋势也不一定必然获得同样的政治结果。他只是希望借鉴而不是照搬美国,因为民主的革命既成事实,他要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9]。

二、如何研究现代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是托克维尔分析中提取的两个理念型。有学者统计,《论美国的民主》全书计 115 处比较贵族制和民主制差异^[10]。贵族制与民主制两种社会类型的比较此前亦见于 18 世纪 90 年代的柏克,19 世纪 20 年代的卡莱尔和柯勒律治,以及德·迈斯特和德·博纳尔对大革命乃至现代性的批判。只是托克维尔更细致、微妙,去除了围绕如何评价大革命所产生的恶魔与乌托邦的简单两分。在他之后,滕尼斯、梅因、涂尔干等也体现出类似的思路^[11]。但也有论者认为,托克维尔固然可谓首位描述现代平等的人类学家,很好地描述了美国这一民主典范,但贵族制只是作为后者衬托。马南指出:贵族制只是作为民主制的对立类型,并未正面论述。贵族制又如何能同时涵盖他笔下与现代民主社会相对比的希腊城邦、罗马、欧洲旧制度、现代英格兰甚至美国印第安部落^[12]?

以下行文集中体现了托克维尔论述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时宽广的对比角度与不脱文人风格的论说风格:“假如你认为把人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更对人们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勇的美德,而是建立温良的习惯;……假如你以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生活为满足,而不以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活动为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量大的力

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国内的每一个人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涂炭;那么,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

而贵族社会始终是作为与眼前现实相对比的范畴出现的:“你想使人的头脑达到一定的高度,让它以宽宏大量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吗?你想让人们物质财富产生一种鄙视感吗?你要养成和保持坚强的信念吗?你要使风尚高雅、举止文明和艺术大放异彩吗?你向往诗歌、音乐和荣誉吗?你试图组织一个民族对其他一切民族采取强力行动吗?你打算创办伟大的事业,而且不管成败,使其名留青史吗?假如你认为人生在世的主要目的就是如此,你就别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肯定不会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13]

《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更直接描述民主社会的好处:“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14]

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概念复杂,包括具有公民自由和广泛选举权的代议制度;人民主权的政治形式;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层民众政治;乃至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的政治体系等^[15]。但托克维尔注重的“民主”主要是现代特有的一种基于身份平等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延伸到心理状态。《论美国的民主》绪论头两段几乎将身份平等等同于民主;也因此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有论者曰《论美国的民主》首卷考察政制,次卷探究灵魂。又有论者认为两卷《论美国的民主》分别处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包括立法、执法、科层、司法等机构及其关系,乃至监狱体系、政党与结社,不过这样的政治世界既包括外在的法律,也包括支撑这些法律的心灵习性和习俗。而后者包括公民之间的关系及组织这些关系的规范。这样的区分并不严格对应于法律与民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16]。无论如何,阅读托克维尔,不仅要超越单纯从宪制原则和制度设计角度来谈民主之优劣的倾向,而且要将制度方面与心态方面因素有机结合,透视其相互带动的机制,方能深刻理解托克维尔眼中现代社会的进步与隐忧。甚至可以说,民主时代的激情和欲望是理解民主的关键。而民主的最大危险正是“民情的逐渐萎靡,心灵的堕落,趣味的庸俗”^[17]。

三、平等激情:民主社会的双刃剑

民主不仅是托克维尔眼前的现实,而且基于普遍的人性和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民主似乎超越了现代社会特定的历史和习俗,获得永恒而普遍的正

义,不断战胜旧制度、旧习俗而蓬勃成长,遂成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民主社会的立法目标比贵族社会更有利于全人类^[18]。美国治国者虽不如英国贵族贤明智慧,但其政府却更能保护大多数人的福利。可以说民主制度中有一种“隐蔽的趋势”促进普遍繁荣。但这种趋势其实并非天命或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而是源自人性和人创造的制度和习俗。

民主社会更加契合人性的需要,源自人性的自然情感冲破等级、习俗、传统的阻碍而成为光明正大的普遍风尚。身份平等的趋势使民众之间关系温和、认同增加因而产生真正的同情^[19]。贵族社会却没有抽象、普遍的人性观念,人体现为各种身份等级的成员而非独立平等的个体。贵族制由此成为一种约束甚至背离普遍人性、与自然对立的习俗。而民主制的平等趋势与普遍人性的观念相互塑造,个体环顾社会,尽为与自己平等和相似的人,大可以己度人。

民主的社会状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平等,而这绝不仅限于法权意义上的平等。民主国家中平等的最重要内涵和最强大力量就是人心中激发起的平等激情。人与人事实上始终存在的差异和不平等并不能阻止民主时代人们对身份平等的认同,不能像贵族社会中那样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隔离开来。这种平等激情的好处在于激励进取、完善自我、消解隔膜,为把公民团结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服务国家奠定精神基础。

然而平等也会使人养成一些极具危害的习性。随着等级的消除,“生活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逐渐消失,同样的举止、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感情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仅如此,平等激情可谓“一柄双刃剑”^[20]。放纵对平等的追慕就会走向堕落。民主社会的命运正取决于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节制和引导平等在人心中激发起的欲望和激情。托克维尔就此将重点转向平等时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嫉妒。

现代民主时代平等趋势大盛,催生了人能无限趋于完善的自我信念,并具体体现为对于物质福利的无尽追求。传统的等级、特权、荣誉、德行、才识都不再是社会显赫的标志和人们追求的目标,全民皆以工商盈利为值得追求的伟大事业。对商业的渴慕和对平等的激情结合起来构成所有民主国家(而不单是美国)的支配精神^[21]。

可悲的是,民主固然激发个体自我奋斗,但并不必然使个体实现自我,个体也不会摆脱了等级束缚就必然获得能满足其日渐增长之期望的机会与资源。不仅事实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机会的增长反而加剧了相对的匮乏。这种由于扩大对幸福的期望从而加剧对现状不满的焦虑,使民主社会人的灵魂陷入躁动不安,从希望到失望乃至怨恨,引发心灵病症、社会动荡乃至革命。而法国

革命正是期望与怨恨奏出的革命,这种相对剥夺论的革命起因说是托克维尔最著名的社会学命题之一^[22]。

民主时代由此形成一个怪圈:“民主制度唤起并怂恿对平等的激情,但却不能完全使之满足。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的瞬间便从手中溜走;他们因为成功的可能而兴奋,却因为成功的不确定而焦躁;兴奋之后便是沮丧和怨毒。以任何方式超越人们之上的任何东西似乎都是他们欲望的障碍。”^[23]民主社会就此嫉妒心盛行,人们甚至宁要奴役中的平等而不要自由中的不平等。过度膨胀的平等激情由追求人的价值与尊严蜕变为被焦虑和嫉妒驱使,虚幻地追求事实上的相似从而不惜雷同。

民主时代的人们欲望无所穷尽而作茧自缚,心神似乎开放却无所安宁,思维四处出击但只限于表面。“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财富或福利,没有一件不是他们伸手可及的。因此,他们急于去取得一切东西,去干一切事情,而且干得差不多就满意了。”失去了贵族社会衣食无忧的闲暇优游,得来了民主社会改善处境的合法竞争,在这种熙来攘往皆为利的环境下,“哪里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构思呢”?个人仿佛被变动不居的时代激流所裹挟,往往只能把握现在,注重实际和眼前目标,“不肯去做伟大的、稳妥的和长期的事业”。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强烈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乐”,因此就学问的求索而言,“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才是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除了科学的实用化,民主制度“还使手工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消费者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24]。

在这样激烈而不深刻、广泛而不多样、实际而不安定的追求中,理想如何转置,诗意如何寄托,心灵如何安放?

四、从不平等的非凡到平等的平庸

面向实际与不能安定是民主时代两个并不矛盾的特征。“在民主时代,人们的希望和欲望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和不安,忧郁感更为深重。”这甚至使走向平等的民主时代的民众悖谬地选择了个人力量退隐的历史观:民主时代的史家否定英雄史观,伸张表现为“历史规律”的命定论,“有时认为人民受刚直无私的天意的摆布,有时认为人民受盲目的宿命的支配。”加之民主社会以普遍人性衡量世界,其效果从人的情感世界渗透到认知世界,没有习俗的民主社会于是自然地追慕概括性、普遍性的一般观念,忽视人类事务的复杂性。用普适单一的规律或趋势来解释历史,不但个人无能运用自己的意志,民族和国

家也无力自主命运，一切都笼罩上某种非人的必然性。“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托克维尔愤而呼吁抗御种种普遍性的体系，方可追求人的伟大卓绝^[25]。

然则民主时代真的想要追求伟大卓绝吗？个体既然无意也无力担当对个人尊严的坚韧追求，完全可以打着平等的旗号心安理得地逃避艰难的自由之路。平等和自由就此愈益凸显出其内在张力。平等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的等级秩序，个体失去等级、团体、宗教组织等归属感之所寄，沦为原子化的弱小个体。无所适从的个体直接置身日渐强大的社会和国家的阴影。以解放个体为旗号的民主时代就这样陷入个体性的危机^[26]。

从贵族社会到民主社会，个人不再只是种姓等级中的个体成员，身份（或认同）由单一变为多重，由先赋变为后致，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也激发了人的欲望和需求。从中托克维尔不仅看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注重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分工，更看到对于个体自我或灵魂的影响。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工艺愈益专业化，但愈益沦为分工细小一环的工匠却逐渐丧失“用其精神全面指导工作的能力。随着他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却日益下降”^[27]。

往昔贵族社会中并不普遍伸张个体价值。但贵族在等级制的社会安排下享受着（而不是竞争得来）特权和财富，完全可能在德行和见识上卓尔不凡；享有先赋地位并且无须为稻粱谋的他们更有可能放任不羁、热爱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可凭个人德行、才华和权势主宰社会，民众也以服从为义务。而民主社会由普遍平等、相似的个体构成，平等激情笼罩下的人们只相信（以为是）自己的理性和判断，无视甚至抹杀原本就更具独特与卓越，“民主的嫉羨”之下最好是大家都扯平。（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选举的重大难题在于如何产生或吸引卓越的领袖。）民主社会一方面是优异之士难以产生、生存和发挥影响；一方面是大量造就千人一面的驯服个体。两者相生相成，推动着民主和平等的社会逐渐远离自由精神。没有先赋身份的民主时代的人在不断追寻之中享受着选择的机会，却也承受着选择的重负，通向绝望或从众^[28]。

总之，平等激情席卷之下，贵族时代心智的安宁沉静与欢快跃动变为民主时代心智的沉闷阴郁与躁动不安。这样就出现一个悖论：表面稳定、严格的贵族时代心智造就出多样化的品味、激情和立场，而表面多变、开放的民主时代心智却培养着千篇一律的平庸化商业性格。

第二节 从个人主义到中央集权： 民主、平等与专制的亲和

一、通往奴役之路

逐渐消抹自由精神追求的民主和平等依然是基于自我利益和情感来构建道德、社会和政治，造就着一种不追求卓越和独特的个体性，这就是作为民主社会基本信念的个人主义。托克维尔区分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源自人的盲目本能的前者代表着由来已久的对自我的关注，而基于理智的后者却是现代产物，其政治后果严重：它使公民脱离同胞，退守亲友，听任大社会自行其是；它把公民还原成个人，窒息公共德行，最终“使一切德行的种子枯死”。有论者精辟地概括为“利己主义是个人本性的缺陷，而个人主义是公民本性的缺陷”^[29]。

民主时代的个人主义为何更具危害？托克维尔指出，贵族社会的个体等级秩序严明，个人身份通过与他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确定。这是一个团体社会，个人身份得自团体，团体之间又紧密维系，构成基于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社会，其间无法产生单子式的个人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贵族时代把所有人结成长长锁链；而民主时代原子化的个人在挣脱以往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一切“锁链”后，似乎有机会“获得整个世界”，却反倒“一无所有”，最终完全陷入内心孤立。他们一心关注个人利益，专制制度则坐收渔利：“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专制制度利用了甚嚣尘上的发财欲望、商贸嗜好、享受追求，“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30]。

民主和平等失去自由精神的庇护，也就和专制结成隐秘联盟。《论美国的民主》开篇勾勒七百年来平等演进之势；结尾又概括欧洲诸多大事似乎都在助长集权扩张。仿佛近代欧洲史上最重大的事就是平等与专制的兴起^[31]。

托克维尔纵然看到民主社会人心欲望之“喧哗与骚动”，但他担心的却主要是它的“平凡”：“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人们终日忙忙碌碌但也只是碌碌无为，渐渐在世间盛行的温存的唯物主义中消磨一切心智张力以“安定”自己的心灵。因此托克维尔并不担心平等引诱人们耽于被禁止的邪恶享乐而不能自拔，倒更忧虑人们安心追求被允许的快乐而不能自拔。此时人们会以“安居乐

业”为头等大事，公民义务反成负担。民众将公私截然对立，全心准备让出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关注自身利益，却忘了如何培育自我、照看自我。而往昔担当公共事务的贵族已不复存在，政治事务出现空位，独裁者篡权之路由此敞开：“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此时如果出现一个强大的僭主能抹平高于人们的不平等，人们就会甘心将自由交给他而安享平等；这个专制者替他们操心公共生活，让他们专注于发财致富的私人生活，怎不大受欢迎^[32]？

这样的专制色厉内荏，骨子里害怕被统治者，所以认为人与人相互隔绝是“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中央集权利用被个人主义弄得一盘散沙的大众一味求安宁的心理，制造出“秩序严明”的国务治理外貌。社会被官员称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实则处于“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专制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助长的恶”。专制与平等就这样“相辅相成”，因此民主时代的专制尤为可怕。“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只顾自己的人称为善良公民”。专制政体以暂时的繁荣蒙蔽民众，“把自己表现为受苦受难人的救济者，表现它修正过去的弊端、支持正当的权利、保护被压迫者和整顿秩序”，民众醒来后固然可能感到痛苦，但已丧失团结（结社）而反抗的能力：“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平等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的共同纽带而使之相互隔膜，专制则在人们之间筑成壁垒而使之隔离。自私成为自爱，冷漠成为公德^[33]。

在垄断公共事务后，新型专制开始侵占乃至构建私人事务。在民众退出政治而专心营造私己幸福后，新型专制开始替他们经管个体幸福。“当代的统治者大部分不以治理整个国家为满足，他们自以为应当对治下的每个人的行动和命运负责，……教导每个人如何获得幸福。”而已经主动丢弃中间力量（贵族和结社习性）的老百姓也就习惯成自然地“时时刻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因此这个时代似乎有两种革命同时进行：“一种革命在不断削弱政权，而另一种革命则继续巩固政权。……政权既从来没有如此软弱，又从来没有如此强大。”^[34]

平等所助长的专制不仅体现为独裁者或国家专政机关。托克维尔还着力描述了他眼中会在未来愈演愈烈的“多数暴政”。民主时代一味追慕平等的个人放弃自由时也就不再作为自己的主人，而彼此相似的平等状况更使人在自以为的自主选择中无限依赖公众判断。多数始终正确，优异之士总被大众冷落，

舆论几近宗教,大众则代替先知。个体软弱促成人们积极顺服舆论,而舆论的强势又使个体日渐深陷孤立、虚弱和依附社会。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在民主国家非但无从保障,甚而深受威胁。并非是暴力在威胁心灵的自由和高贵,而是多数的权威全面控制社会后驯服了心灵。“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托克维尔感情复杂地惋惜着往昔专制君主与独立贵族之间的斗争:“在独夫统治的专制政府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专制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暴政就不采用这种办法,它让身体任其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因此人的思想自由刚刚解除了旧日的羁绊,“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35]。

二、温和的新型专制

《论美国的民主》收卷时托克维尔由衷感慨:“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19世纪30年代的托克维尔就这样从民主与平等中捕捉到立场中庸化、风格单一化、个体原子化的趋势,并进而预见一种更加温和然而更加全面深入的新型专制。在被许多论者称为笔调突转沉郁、美国退为远景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卷,托克维尔勾勒了被今日学者与福柯挂钩的未来图景。现代人不太可能再受传统暴君的专制统治,但托克维尔却依然害怕“他们的监护人变成他们的首领”。更直接的比喻见于一个不起眼的注解:“人民变成军队的影子,社会变成一座营房”^[36]。

民主国家人民喜欢简明彻底的一般观念,厌恶“复杂的制度”,认为“一个大国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最好”。而单一的中央权力与绝对的平等相结合,“自然又要产生关于统一的立法的观念”。一种崭新、庞大、具备无上权威的社会范畴逐渐兴起。“随着身份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公民面目一致,掩映在“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之中。社会的特权强大而高尚:“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和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就是亲自引导和领导每个公民”。当代各种政治制度显著体现出“社会权力的单一性、普适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而如果“中间权力的观念已经稀薄和逐渐消失”,个人就只能直接面对社会(无论是面目模糊的多数,以具体身体出现的各类独裁者,抑或是作为抽